揭开「大音希声」之谜

周武彦

《老子》一句“大音希声”，聚讼千年，莫衷一说。注疏释解，见仁见智。

究其原因，莫过于二：其一，在没有弄清楚“五声”、“十二律”来自三代天文这个母题之前，想对先秦音乐美学中的“大音希声”、“至乐无乐”（《庄子》）、“乐由天作”、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（《乐记》）以及“律历和谐”（《史记》）等说，作彻底的认识是不可能的；充其量，用“天人合一”或“天人感应”以蔽之。其二，《老子》在说“大音希声”的同时，还说了一些超越时代的与词义活用的话；从而，给后人留下了尽信书的余地。其中最大的谬误，是把“大音”与“道”等同了起来。

下文，容笔者逐一阐述。

“天人合一”音乐观的缘起

究研上古音乐美学思想，首先要弄清楚“五声”阶名与“十二律”律名之由来及其名称之涵义。否则，就无法彻底认识上古音乐美学思想中的若干论说之真谛。

为此，笔者化了数年时间，作了探索。

“五声”、“十二律”的名称，均来自三代星象。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音乐美学观，在文明古国中所见略同。

据西德《音乐百科辞典》写道：

“巴比伦人曾把季节关系与音乐的音程关系相互对等起来，对此还可以追溯到中国，在那里部分地存在着这种对等排列。毕达哥拉斯的天体和谐论或许可以追溯到巴比伦人的这样一种观念：它‘把宇宙变为一个可以发出音乐的宇宙，把音乐变为宇宙的幕本和代表’。”①

毕达哥拉斯（约公元前570——前498年）学派，“认为诸星球天的半径是和八音的階程成正比例的；他们把天体的距离排列成如下的次序：月球、水星、金星、太阳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与恒星”。②

古代印度，也是把七声音階与七颗星辰相对应的：③

简写	Sa	ra	ga	Ma	Pa	dha	Ni
译音	萨	利	格	玛	帕	达	尼
星辰	月亮	水星	金星	太阳	火星	木星	土星

古代中国，同样是把“五声”、“十二律”与星象联系在一起的。

“五声”：在拙文《五声階名来自三代天文》④（恭请参阅）中，作了较为详细地

论述。

角、徵、商、羽、宫，分别来自东方苍龙七宿中的角宿、氐宿、心宿、尾宿于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在天显象在地祭祀而得名；宫，来自“中宫”北斗星。

角声，来自苍龙七宿中的第一宿角宿。角宿，又叫“农祥”、“天田”，每年农历初春的早晨从东方升起——所谓“龙抬头”。从而，古人把它视为“东方之音”。（《集韵》）此时，黄河流域开始春耕——所谓“农祥晨见闹春耕”，（古谚）“农祥晨见而祭也”，⑤“天田现，苍龙升，民间香火大盛”。⑥于是，《礼记·月令》明确规定：“孟（仲、季）春之月，其音角。”以角音祭祀角宿。否则，“孟春行夏令，则其民大疫……”（《月令》）

徵声，来自苍龙七宿中的第三宿氐宿。苍龙从初春角见东方，逐渐向天空高处升起；到了初夏季节，苍龙氐宿在初昏时便处于天空的最高位置——南中。故《左传》〔服虔注〕云：“龙星体见，万物始盛，待而而大，雩祭以求雨也。”于是，《礼记·月令》明确规定：“孟（仲、季）夏之月，其音徵。”以徵音祭祀苍龙氐宿，祈求风调雨顺。否则，“孟夏行秋令，则苦雨数来，五谷不滋……”（《月令》）这里须要说明的是，“氐”字为何要用“徵”字假借？原来，氐宿在《易经·爻辞》中属“九五”——“九”是阳数的最高位置，“五”是阳数的最中位置；于是，“九五”有“至尊中正”的意思。所以，历代帝王皆以“九五至尊”而喻之。从而，引申出“五声”不用“氐”而用“徵”（徵，象征帝王之意），但音读须为“zhǐ”，取其与“氐”谐声。

商声，来自苍龙七宿中的第五宿心宿。心宿，又叫“大火”、“大辰”、“商星”，从而以商星得名商声。这时的苍龙，由初春的“角”见东方——到初夏的“氐”处南中——进入到初秋的商星醒目（但龙体在下降）。《诗经·豳风》云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”。⑦这里的“流火”，即指商星在下降。于是，《礼记·月令》明确规定：“孟（仲、季）秋之月，其音商。”以商音祭祀商星（心宿）。否则，“孟秋行冬令，则阴气大盛……”（《月令》）

羽声，来自苍龙七宿中的第六宿尾宿。苍龙经过春、夏、秋三季的天象显现之后，此时进入冬季。初冬，苍龙全身逐渐沉伏于地平线以下，唯有龙尾可见。于是，《礼记·月令》明确规定：“孟（仲、季）冬之月，其音羽。”以羽音祭祀尾宿。否则，“孟冬行春令，则冻闭不密……”（《月令》）这里须要说明的是，“尾”字为何被“羽”字假借？原来，上古音不仅“尾”、“羽”音读相近，而且上古文舞以雉尾羽毛为妆饰，从而“尾”字被“羽”字假借。

上述可见，角、徵、商、羽，分别来自苍龙的角、氐、心、尾于春、夏、秋、冬在天显象在地祭祀而得名。

宫声，来自“中宫”北斗星。它是群星之中心——“群星拱北斗”——“斗转星移”——“斗柄东指，天下皆春；斗柄南指，天下皆夏；斗柄西指，天下皆秋；斗柄北指，天下皆冬。”（《鹖冠子·环流》）——“斗柄回寅又一春。”⑧从而引申出角、徵、商、羽，均围绕着宫声旋转。

“十二律”：在拙文《“十二律”起源》⑨（恭请参阅）中，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。

“十二律”来自“十二支”（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），而“十二支”又来自三代天文中的十二个“朏”日。所谓“朏”日，即指一年十二个月的月亮初出（农历初三）时，在天区某一个星象之中。下文略举几例。

“十二支”的第一支“子”，新月出现在参宿及其北面的觜宿，即“猎户座”。而“猎户座”的星象图(见原文)，正是“子”字甲骨文——兇（《铁》二五六·一）、𠙵（《铁》一二七·二）。观其形象，犹如黄昏时挂在天区的一只乐钟，故而叫“黄钟”。

“十二支”的第二支“丑”，新月出现在参宿东面30度，正是二十八宿跨度最宽的井宿。井宿一至八都不是太亮的星，但它附近的南河三(小犬座α)、与一等星北河三（双子座β）和二等星北河二（双子座α）都比较亮。若是把这几颗星加上井宿本身的几颗较亮的星联起来，所构成的星象图（见原文），正是“丑”字甲骨文——ㄋ（《菁》三·二）、金文作“ㄋ”（䢵公簋）。观其形象，犹如初昏时挂在天区的一只特磬，故而叫“大吕”。

“十二支”第三支“寅”，新月出现时又东移30度，正在“狮子座”头部，我国古代名叫“轩辕”。它的星象图(见原文)，正是“寅”字甲骨文——文（《铁》六·一）。观其形象，犹如初昏时射在天区的一支箭，故而叫“太簇”。（余略）

以上，通过对“五声”、“十二律”的考释，明白了构成人间音乐的两大要素皆来自天象；从而笔者以为，《老子》“大音希声”之真谛——即指“天乐无声”仅有“意象”。

“大音希声”新解

在《老子》看来，人间的音乐来自“天乐”。而“天乐”，用当今的音乐行话来说：是以日、月、星辰为音符，以天体的客观运行规律为调式功能，以四季轮回不息为曲式结构；从而形成一部永恒的和谐的庞大的“交响”织体。然而，这部“交响”织体却又是“听之不闻”的“无声”的仅有“意象”的乐章。

“天乐”虽然“无声”，但有“意象”。这个“意象”，就是后来人们在音乐（文艺）美学中大做学问的地方——“听之不闻名曰希”——“大音希声”。

下文要解释的是，“大音”是否就是“天乐”？“希声”是否就是仅有“意象”的“无声”的乐章？

恭读历来对“大音希声”的注疏释解，皆把“大音”与“道”等同起来。谬误也。

“大音”，应指“天乐”；而“道”，应指形成宇宙的物质及其自身的运动规律。这是《老子》哲学思想的核心。当然，“大音”与“道”之间有着内在的运动联系，但不能等同起来。否则，一部《老子》就被歪曲成玄学了。

据《说文》云：“大，天大地大人亦大。”

《老子》也云：“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亦大。”〔第二十五章〕

又据，在“卜辞中，‘天乙’、‘天戊’一般可释为‘大乙’、‘大戊’。”⑩

可见，“大”在上古与“天”义通。再加上“五声”、“十二律”皆来自天象，所

以说，“大音”即指“天乐”。后来，《庄子》所谓的“至乐无乐”，实际上只是“大音希声”的换一种说法而已。因为，“至乐”即指至高无上的“天乐”；而“天乐”却又是仅有“意象”的“无声”的乐章，所以称其谓“无乐”。对此，《庄子》又云：“天乐，无言而心说。”这里的“心说”即指仅能会意的“意象”。

再看，“希声”是否就是指仅有“意象”的“无声”乐章？

希，与“望”义通。据《后汉书·党锢传》云：“正值废放，邪枉炽结，海内希风之流，遂共相标榜。〔注〕：‘希，望也’。”

可见，“希望”是同义词组。音乐不用耳朵去听，却用眼睛去望，望什么？望那永恒的和谐的庞大的“天乐”；望那神秘的不可言传的“意象”。

《老子》在说“大音希声”的同时，还说了以下这段话：“大方无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道隐无名。”〔第四十一章〕《老子》说这些话的目的，是想说明大与小、有与无、白天与黑夜、抽象与具象，这些物极必反的对立统一关系。如：

“大方无隅”，大方：“谓地也。”⑪在“浑天说”还没有出现的《老子》时代，人们在“盖天说”的影响下，提出了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。从而，人们日常所能见到的方形物体皆有四只边角，可是，无限大的方形物体——“大方”（地球）却又是“无隅”之方了。

“大器晚成”，大器：“谓天道也。《易·乾》：‘时乘六龙以御天。〔注〕：乘变化而御大器。’变化释六龙；大器释天。〔疏〕：‘乘变化，则乘潜龙、飞龙之属是也；而御大器，大器谓天也。’”⑫晚成：晚即暮；成有“就”义、“茂盛”义。⑬可见，“大器晚成”的本义，《老子》是想说明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人们却看不到天象的真正面貌；反而在夜暮降临之后，那群星灿烂的天空（大器），才能显现出无穷的“意象”。

“大象无形”，大象：即“天象”。被历代文人奉为群经之首的《易经》，其核心就是一个“象”字——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”、“天垂象，见吉凶”。（《易经·系辞》）从而在《老子》看来，人间一切具象皆是有形的；而无限大的天象（大象），却又是“无形”之象了。

同样，“大音希声”在《老子》看来，人间一切具体的音乐皆是有声的；然而，这些有声的音乐虽然皆来自无限大的“天乐”（大音），但“天乐”却又是仅有“意象”的“无声”的乐章了。

至于“道隐无名”，道，在《老子》看来，它是形成、主宰世界万物之母，无疑，它大于一切。然而，就这个大于一切的“道”，却又是一个小到难以名状的无形无象之物；甚至连它叫什么名字都说不清楚，只能叫它“无名”了。

可见，一切事物都存在着两极转化这个客观规律。这就是《老子》说以上这段话的宗旨。

为了进一步阐明“大音希声”即指“天乐无声”仅有“意象”的立论，《老子》还说了以下这段话：

“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至诘，故混而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绳绳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

之状，无象之象，是谓恍惚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”。〔第十四章〕

可见，《老子》所谓的“夷、希、微”，此三者是同一个意思——即指“无状之状，无象之象”的但它又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“无物”之物——是一种感觉不到的“意象”。如：

“视之不见名曰夷”的“夷”，既然“视之不见”，当然就没有色彩。然而，《老子》却认为“夷”是有“色”意的——因为有色是对无色而言——若是没有无色这个意念，也就无所谓有色这个词义——有色是由于无色而体现；所以说，无色也同样具有一种“色”意，只不过“视之不见”而已。

“听之不闻名曰希”的“希”，既然“听之不闻”，当然就没有声音。然而，《老子》却认为“希”是有“声”意的——因为有声是对无声而言——若是没有无声这个意念，也就无所谓有声这个词义——有声是由于无声而体现；所以说，无声也同样具有一种“声”意，只不过“听之不闻”而已。对“天乐”来说，“希声”虽然“无声”，却有“意象”；对人间的音乐来说，“无声”（休止、任意休止）同样具有“乐”意——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。（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）

类推，“搏之不得名曰微”的“微”，《老子》认为它也是有“物”意的——因为有物是对无物而言——若是没有无物这个意念，也就无所谓有物这个词义——有物是由于无物而体现；所以说，无物也同样具有一种“物”意，只不过“搏之不得”而已。

所以，《老子》称“夷、希、微”谓“无状之状，无象之象，是谓恍惚”的“复归于无物”之物的——“意象”。

自马王堆汉墓帛书《老子甲本》出土后，发现在《道德经》手抄本中有“意声相和”的文句。这对研究《老子》的“意象”思辨，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：

“有、无之相生也，难、易之相成也，长、短之相刑（形）也，高、下之相楹也，意、声之相和也，先、后之相隋（随）也，恒也。”⑭〔第二章〕

其中的“意声相和”，一直以“音声相和”见于世本。对此，李曙明先生认为：

“‘意声相和’之‘意’不是错字，……上面引文中的有与无，难与易，长与短，高与下，先与后，都是对立统一的范畴……如果以‘意’字为错，以‘音’字为正，‘音声相和’的音与声，则或多或少地游离于相反相成、对立统一规律之外……”

“意声相和”堪称《老子》音乐观的核心命题。

“根据对‘意声相和’的思考，‘大音希声’好像……似另有所指。”⑮

笔者以为，李先生所说的“大音希声”“似另有所指”，即指“天乐无声”仅有“意象”的意思；这里的“意”是指“无声”的“天乐”；“意”，从音从心，即指用心去领会无声之乐。从而，“意声相和”便符合了“天乐无声”与人乐“有声”这一相反相成、对立统一的关系了。这一音乐美学思想，在后来的《乐记》中说得更为清楚——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，即指“在天成象”的无声的“天乐”与“在地成形”的有声的“人乐”之相和应关系。

《老子》的“意象”美学思想，对后来的文艺美学影响极大。在《乐记》中曾十三次提到“象”字——“律小大之称，此始终之序，以象行事”。（《乐言》）尽管后来的“象”义有所扩展，但归根结蒂乃是以天象为母本。

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，对“意象”作了精辟地论述。认为，“意象”是“驭文之首术，谋篇之大端。”可见，“大音希声”的美学蕴涵，不仅是个音乐美学的命题；它对整个文艺美学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

对“道、大、无”的辨析

通过以上分析，“大音希声”这句话本来并不费解。然而，由于《老子》在对“道”、“大”、“无”的论述中，说了一些超越时代的与词义活用的话，从而给“大音希声”的注疏释解带来了见仁见智之虞——

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廖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”〔第二十五章〕

这段话的本来意思是说，在天地万物还没有产生之前，宇宙间就存在着一种“先天地生”的“混成”之“物”；它虽然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它是“独立而不改”的并按照自身的规律“周行而不殆”地运动着，它是形成宇宙万物之“母”。可是，这种“混成”之“物”到底是什么东西？《老子》自己也说不清楚——“吾不知其名”，于是就暂时给它起个名字叫“道”；《老子》推敲之后，觉得叫它“道”并不贴切，于是又勉强地为它起个名字叫“大”。

以上这段话，有的学者以为“它有点像柏拉图所说的‘理念’，因此，是形而上的、客观唯心主义的。”⑯笔者却不以为然，《老子》以上这段话，是到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。《老子》所说的“有物混成”，正是今天人们所认识的形成宇宙万物的“物质”。由于《老子》时代的科学局限性，当时绝不可能以“分子原子”来解释物质；绝不可能以H_2O来解释水的形成分子式。于是，《老子》宁可绞尽脑汁而找不到这个“天下母”的贴切、准确的名字，也绝不用“帝”或“神”这些古老的词汇来表示。为此，《老子》还特别强调地说：

“道，……渊兮似万物之宗。……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谁之子？象帝之先。”〔第四章〕

可见，《老子》把这种“先天地生”的“混成”之“物”——“道”或“大”，看成是先于上帝就有的一种客体——“象帝之先”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伟大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。

于是，《老子》又说：

“天地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〔第四十章〕

这句话的本来意思是说，天地之间的万物皆生于有形的具体的物种繁殖；而这些有形的具体的物种，却又是生于那个“先天地生、寂兮寥兮”的“混成”之“物”——“道”或“大”。而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”；〔第二十一章〕“大曰逝，逝曰远”；〔第二十五章〕所以，“道隐无名”。

可见，这里所谓的“道”、“大”、“无”是同义词，均指那个“混成”之“物”。

然而，这里必须十分强调的是，“强为之名曰大”的“大”，与“大音希声”的

“大”，在词义上绝不能等同！同样，“有生于无”的“无”，与“大方无隅”、“大象无形”的“无”，在词义上也绝不能等同！后者的“大”，是“天”、“地”的代词——“天大、地大”；后者的“无”，是有无的“无”——“无隅”、“无形”。如果把后者的“大”与“无”均理解为“道”，那么，不仅“大音希声”得不出真谛；而且把一部古代精典《老子》也必然引进了玄学的谜宫。

综上论述；根据“五声”、“十二律”来自三代天象说，不仅找到了“律历和谐”论的源头；而且为阐明“大音希声”之真谛找到了美学依据；同时，对先秦音乐美学中有关“天人合一”与“天人感应”等说，均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。

通过对“道、大、无、希”的剖析，不仅对“大音希声”之真谛得以正确地理解，而且对进一步了解《老子》的哲学思辨，亦均有裨益。

注：

①见《音乐美学》第102页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②陈遵妫《中国天文学史》第37页　上海人民出版社

③缪天瑞《律学》第195页　人民音乐出版社　1983年版

④周武彦《五声阶名来自三代天文》载《音乐艺术》1990年第4期

⑤《后汉书》刘昭引张晏语

⑥陈江风《天文与人文》第152页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　1988年版

⑦这里的七月，是指夏代；相当于商代八月；周代九月。见高亨《诗经今注》第201页　上海古籍出版社　1980年版

⑧古谚。这里的“寅”指东方。

⑨周武彦《“十二律”起源》载《艺苑》（音乐版）1990年第3期

⑩王延林《常用古文字字典》第8页　上海书画出版社　1987年版

⑪⑫⑬见《辞海》第740页〔大方〕条；第753页〔大器〕条；第1190页〔成〕条。1936年原版1980年中华书局重印

⑭见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〈老子〉》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

⑮李曙明《〈老子〉与〈声无哀乐论〉音乐观新探》载《音乐探索》1986年第1期

⑯蒋孔阳《评老子“大音希声”的音乐美学思想》载《复旦学报》1981年第4期

更　正

我刊1990年第4期《寻找〈童年的国〉》一文作者为韩钟恩，误为韩钟思，特此更正，谨向作者及读者致歉。